

台湾侠坛笑星李凉大师珍品

李凉谐趣武侠系列



# 矛盾天师



〔台湾〕李凉

上

延边人民出版社

- 51

5

# 矛盾天师

①

李凉谐趣系列⑤ / 延边人民出版社

I 247.58-57  
8:05:2

81374

# 矛盾天癩

中

李凉谐趣系列⑤ / 延边人民出版社

# 矛盾天 痛

Ⓣ

李凉谐趣系列⑤ / 延边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赵东寅

封面设计:郭羽丰

·根据台湾皇佳出版社推荐版本排印·

李凉谐趣系列(5)  
矛盾天师(上、中、下)  
(台湾)李凉 著

---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市天虹彩印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30 5 印张 2 插页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数:1-15,080 册

新华书店延边发行所发行

656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99-552-4/I·164

定价:平装 28.50 元

精装 36.00 元

---

## 李凉：台湾侠坛的一匹黑马(序)

台湾皇佳出版社社长 赵震中

有人说李凉是台湾侠坛的一匹黑马，参的是“野狐禅”。

记得李凉出版处女作《奇神杨小邪》时，台湾武侠界欣喜若狂，青年读者如醉如痴。如果抛开文学造诣等因素，单比受青年读者欢迎程度，李凉自认第二，恐怕当时无人敢认第一。从我们皇佳出版社(武侠专业出版社)的营销行情看，李凉书当时销量竟凌驾古龙诸名家之上确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江山代有才人出”，李凉宣告了一个新的武侠时代的来临。

如果古龙温瑞安是武侠中“新派”，李凉则是新派中的“现代派”，是谐趣派武侠的开山鼻祖，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李凉之前，尚未有一个人格武侠以此种轻松、诙谐、发噱的笔法写出，没有一个人能将幽默发展到这种极致。在商业化的台湾，疲惫的现代人十分中意李凉的幽默带来的轻凉与放松。

李凉的出现，使由金庸、梁羽生、古龙开创的武侠模式被打破，这匹野性不羁的黑马，一反血腥江湖的格局，开创了一个嘻笑怒骂、妙趣横生由奇神、狂侠、神偷、酒狂等英侠少年构成的新江湖，这些少年人，一个个清纯脱俗，古怪精灵，或身怀绝技(丁小勾)；或聪明绝顶(杨小邪)；或妙想天开(矛盾天师)；或顽皮慧黠(绿小千)；甚至胆大妄为荒谬绝伦，他们狂傲而不失浪漫，但却无往不利，和无数清丽、顽皮、可爱的女孩子相映成趣，共同构成了世故的成人世界外动人的武林风景线。

李凉的作品还充满超越历史栅栏的现代感。在李凉作品中,现代的风情,现代的观点,无一不直接渗入古代生活中。股票、选美、办报、拍施等现代人才有的生活内容也都成了来发仗剑武林男女的生活内容,李凉把僵硬的历史画框中的古人拉到现代生活舞会上,让人们通过历史的烛光看到另一生活场景中直观的自我。

据大陆亲友讲,许多武侠迷不知有李凉其人。而是认为在正宗卧龙生之外另有一个逗笑卧龙生。由于这个“逗笑卧龙生”的作品多为盗版和黑书,使他们在阅读时有一种偷吃禁果的快感。想想这位侠坛刘德华(李凉相貌酷似刘德华,本人风流倜傥)在台湾几乎无人不晓,在大陆却是个“地下工作者”,亦有趣亦有感慨。今天,承蒙延边人民出版社同仁厚爱,能作为李凉著作版本的顾问,并以版权事务代理人的身份,将李凉作品以本来面目介绍给大陆同胞,在我的出版生涯中亦是一件大大的幸事!为此,我深深感谢延边人民出版社对中华侠文化的热忱,并预祝我的好友及最佳撰稿人李凉作品能获得大陆读者的青睐。

一九九六年元月于台北寓所

## 内容提要

茅山派嫡传弟子毛盾满脑子精灵古怪念头，有“天师”美誉，却因长得太帅，桃花盖运，一次次成为女人的掌上鱼肉。饶是他逃得够快，却也留下了一串串笑破武林人肚皮的逸事。

为报毁派之仇，矛盾混入了金武堂，结识了美若天仙却天生聋哑的二小姐武灵玉，并搞得金武堂鸡飞狗跳！不料乐极生悲，当他秘练窃来的金武堂堂主秘藏的《多情宝录》神功后，却变得多情好色，险些失身在武林女淫魔九月桃红手上，幸被日月神教教主导入日月神教镇教之宝水晶球内。吸收了地龙所喷的七彩龙烟，才躲过了生平一大色劫，并练成了天下第一神功——日月神功。

毛盾再入江湖，豪情雄发！创下了“手毙三清妖道”、“撒豆下棋”、“戏将总管作丫鬟”、“烤昏老烟枪”等辉煌业绩。尔后驱走暗中控制金武堂的淫媚二娘，得与金武堂握手言和。

毛盾重建茅山神殿，用茅山法术助避雨美女段君来大破神秘鬼域阴风鬼峡，事后段君来不辞而别，毛盾一怒之下写下了“通辑逃妻段君来”之启示贴在马车上展览，令段君来哭笑不得。为寻段父，毛盾误闯极乐天堂，发现段铜雀（段父）及其他男女老幼皆裸身不着片



缕，乃是被擅长系阳补阴之术的多情婆婆母女控摄心魂，遂用阴阳镜作法大破极乐天堂。花多情、花弄情母女巢穴被毁，痛怒之下，将毛盾生擒活捉，并淫邪地给毛盾服下九天消魂丸，毛盾被折腾得几乎不能自持，幸亏母女俩争风吃醋，毛盾才躲过生平第二大劫。

多情婆婆又联合各大门派，将毛盾打入万丈深渊，虽幸而不死，却被深渊内的万年怪兽所困，死神将临时，幸亏从崖顶跳下殉情的武灵玉鬼使神差地砸中怪兽要害——独角，使其顷刻丧命，二人方得死里逃生。服食万年怪兽内丹后，二人身如飞絮，出得深渊后，毛盾迭出奇谋，终将多情婆婆母女击毙。

毛盾在少林、武当前代长老的调解下，与各大门派重归于好，但因屡欠情债，刀被捆绑艳装，坐花轿连嫁两次，留下了武林人婚娶的最荒唐可笑的话题。

本书为“逗笑大王”李凉的经典之作。妙噱连连，满篇笑料，可谓“开篇即笑，看到完，笑到完”。任你是铁板严肃，也必忍俊不禁，如果性喜幽默，保管让你一次笑个够。

## 目 录

第一章	茅山摄魂术	(1)
第二章	两小无猜	(18)
第三章	多情宝录	(46)
第四章	水晶球和七彩龙烟	(74)
第五章	猎 狐	(108)
第六章	小淫魔	(137)
第七章	饭铲功	(167)
第八章	老烟枪	(191)
第九章	蓝衣刺客	(223)
第十章	乩童和灵童	(243)
第十一章	窥 吻	(261)
第十二章	做 媒	(288)
第十三章	交 易	(307)
第十四章	艳 遇	(329)

第十五章	阴风鬼峡	(354)
第十六章	极乐天堂	(389)
第十七章	多情婆婆	(416)
第十八章	淫邪母女	(442)
第十九章	李代桃僵	(476)
第二十章	破 绽	(507)
第二一章	消魂丸	(527)
第二二章	计验伤痕	(558)
第二三章	作法戏妖女	(585)
第二四章	黑心道人	(614)
第二五章	法术大战	(642)
第二六章	再起风波	(665)
第二七章	崖底奇缘	(691)
第二八章	装神弄鬼	(720)
第二九章	火烧绝魂峰	(740)
第三十章	大结局	(766)

## 第十一章 窥 吻

洗媚如一愣：“他若投胎，如何是好？”

“还能如何？你永远见不到他了！”毛盾手一摊：“我也不会泄天机说出他转世变成什么人、狗、猪……”

不等洗媚如反应，毛盾已转向毛头：“用公鸡啦！到阴曹地府查案。”

“是！”

毛头立即将公鸡抓在手中，并将手中一道红线套入毛盾的额头，神情亦为之凝重了起来。

毛盾则抓来几张较硬的灵符折成一座桥状，置于桌前，找来两支线香左右各插钉其中，然后把阴阳镜绑回胸口，才又要起桃木剑，烧起灵符，喃喃舞了起来。

“天灵灵，地灵灵，有请三元太岁护神灵；不请寿不放灵，唯想探游地府会亲人，牛头马面请通融，黑自无常请引路，黑面判官报佳音……急急如律令！”

突见毛盾左手猛沾朱砂盘，印得满手红朱砂往脸上抹，刹时变成血人般让人触目惊心，他喝喝几声，木剑一劈，阴风更啸急。

忽见他猛蹬左脚，人如天神抖立而起，吼出一声霸音：“开驾……”他整个人有若三太子哪咤下凡定在那里不动了。

毛头猝闻“开驾”，心头一跳，顿将手中利刀砍向鸡头，刀锋过处，鸡头飞起，一道红血猛喷那纸桥。

刷的一声；纸桥殷红一片，更若阴曹地府的血池般令人瞧之欲呕。

众人平日刀光血影早已习以为常，但此时一见眼前情景，整个人不禁僵硬起来，全绷紧肌肉不动。

只见得那血桥似有人踩过的痕迹。

毛头丢掉手中公鸡，立即走向毛盾背后，紧紧抓住那条红绳。

时间似乎已经静止，阴风却吹得更沉，众人的目光全咬死在毛盾的脸上。

此时的毛盾像尊天神般僵立，那凛凛生威的姿态，让人感到他正和阴曹地府打交道，他胸前的阴阳镜则不断显现模糊流动的幻影。

偶尔会出现较清晰的牛脸、妖像之类的影像，又如地狱妖魔现形，直让人见了惊心不已。

几乎经过了三百年之久。

插在纸桥左侧线香的烟突然冲起，似有东西附身，紧接着纸桥又开始动起来，毛盾的身躯亦开始晃动。

毛头见状更抓紧了手中红线，他两眼死盯纸桥右侧线香的那缕烟。忽见此烟滚动起来，他将红线抓得更紧，想稳住毛盾的挣扎。

蓦然，线香散飞，毛头猛力扯着红线，啪然一声，红线已断，毛盾整个人已向后倒去，毛头急忙顶着他，使毛盾得以不倒。

忽然，毛盾的眼珠开始转动，凝空桃木剑猛耍起来，已发出气喘呼呼声，汗水不断滚落，在脸上的红朱砂上划上几道沟痕。

众人心下一喜，正想追问情况如何，毛盾却两眼瞪向洗媚如：“你撒谎！你根本不知洗银灯的死活。”

洗媚如愣愣：“他真的失踪了啊！”

“失踪就失踪，为何说他已经死了？”毛盾嗔叫：“害我差点吵翻了阴曹地府，跟牛头马面干上一架。”

洗媚如惊心道：“弥是说他没死？”

老烟枪怔诧：“乩童不是说他已经死了？怎会如此？”

吴神算急问：“洗帮主真的没死？”

“当然没死！”毛盾嗔道：“我吵着说他死了，牛头马面硬说没有，吵到后来差点打架，就连冷面判官也吃了我一顿大餐。你们还咒他死？”

洗媚如一团愁云顿时消散，欣喜道：“没死最好，最好不过了！”

老烟枪虽高兴，但想到乩童说法，不禁疑道：“乩童怎么说他已经死了？”

吴神算道：“若真如此，你能找到他吗？”

“早说没死不就没事了？”毛盾还是瞪着洗媚如：“你以为逛地

府好玩啊？弄个不好，我得早日回老家跟他们争大饼吃呢！”

洗媚如歉意道：“算我错了，你快帮我找找他，行不行？”

“有了元宝，什么都行！”毛盾自嘲道：“真是有钱能使人推磨，算你们用对了方法！”

他已走向左侧山泉，准备洗去脸上朱砂。

洗媚如以为他不帮忙了，急急说道：“我立即奉上元宝，只要你帮我找到帮主，咱们好商量！”

“别急。我只是洗把脸，”毛盾边洗边说道：“找阳间的人不必那么辛苦，你让我恢复人形好不好？”

这话逗得洗媚如困窘不已，遂不再言语。

毛盾这才又大摇大摆地往回走，口中喃喃自语：“老大一个帮主不当，躲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你们急着找他是为什么？老都老了，让他隐居又何妨？”

老烟枪道：“帮主是含悲出走，我们甚担心，所以……”

“怎么悲法？死者婆还是后继无人？”

“为帮主夫人而悲。”

“难怪，七月七日生，准是多情种！”

毛盾又开始作法，此次轻松多了，只烧了几道灵符，再把阴阳镜照向天空，乌云渐渐散去，阴风亦为之停止。

然而毛盾却皱起眉头：“怎会没反应？”阴阳镜仍是一片晶黑反白，不见任何幻影。

“难道方法出差错？”

毛盾更加小心地重来，还祭上一道引魂符，结果还是无效。

“不可能，难道这个人也有门道？”

毛盾立即盘坐地面，将阴阳镜置平，再将手指咬破，渗出血迹在镜面上画了一道如长角天龙的怪符，然后双手合十，开始闭目念念有词。

眨眼间，阴阳镜已昧昧地渐渐跳动起来。

可惜仍无影像发生。

毛盾仍自认真作法，经盏茶工夫的挤斗，他已是汗如雨下，但仍是不见有任何效果。

猝见阴阳镜弹起老高再摔落地面，不动了。

毛盾亦睁开眼睛，露出自信的表情：“成了！一切没问题。”

“你已找到他在何处了？”

洗媚如急急追问。

毛盾还是那种蛮不在乎的表情：“在天涯海角。”

说着轻轻拾起阴阳镜。

“这是什么答案？”老烟枪斥问。

“我也不知道。”毛盾对答如流。

“你不肯说，还是在耍我们？”老烟枪嗔道。

毛盾白眼道：“我要是耍你们，随便说个地方不就得了？”又瞪一眼：“我跟你们一样碰上了难题，不想赚元宝啦！收拾包袱准备走路，你满意了吧？”

这话又让众人大吃一惊，连毛头都百思不解。

毛盾当真起身在收拾东西。

老烟枪急急问道：“你碰上什么困难？法术失灵，还是缺少什么东西？”

“碰上酒鬼，什么法术也没用了。”

“你是说，帮主已变成酒鬼？”

毛盾自嘲道：“不瞒你说，我混了大半辈子，还是第一次碰上摄不了魂魄的人。这只有两个可能：第一、他可能是个烂醉如泥的酒鬼，第二、就是他道行比我高，能抵制我的招魂术，所以我没脸再混下去了，你们另请高明吧！”

毛盾的回答太过老实，众人又是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眼巴巴地瞧着这个唯一的救星收拾东西准备走路。

“你真的要走？”老烟枪仍想留人。

毛盾道：“没法啦！三箱大元宝谁不要，可惜我摘不出名堂，不走行吗？”

“多可惜！”毛头也叹息连连。

吴神算立即道：“照万物定理，有其法必有其破法，少侠难道想不出什么破解的方式吗？”

毛盾无奈笑道：“你去跟酒鬼说去，看他如何戒酒，我可能就有办法。”转向洗媚如道：“其实你们也别太操之过急，至少我已证实他仍在人间。至于找酒鬼，凭你们人多势众，总容易得多。”

“我也回去想想办法，若是想到了，你们又还没找到人，我再来赚这三箱元宝，你看如何？”

“你能留下就留下……”洗媚如仍有挽留之意。

毛盾却不肯再留，道抱一脱，随后告别众人，还特别谢谢严平的那箱元宝，那足可让他过活好久了。

严平看他辞意甚坚，也不便再挽留，故互道保重相送。

众人为两人的离去而叹息。但沉静过后，吴神算却首先打破沉默，谈笑道：“其实这事应该高兴才是，贵帮主仍活在世上，这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只要认真寻找，稍假时日，定可水落石出。”

老烟枪往好处一想，也轻松不少道：“不错，若真如小鬼所言，咱们可要好好注意天下的酒鬼了。”

洗媚如也极力镇定道：“即刻传令下去，除了注意好酒者，对于毛盾两兄弟也一起留意，希望他们能想出法子。”

严平闻言随即告退，前去办事。

不久，吴神算也告退了，此处他似乎帮不上忙，也该走了。老烟枪特地送他出门，还派车护送他回杭州。

静心阁独留洗媚如面对大堆的供品及四处翻落的灵符，她不禁感触良多。

何时才能找回多情的帮主？

冷风吹过，烟雾迷蒙，她的双眼也朦胧了。

毛盾和毛头搭上客船，准备返往北方。毕竟南方杀气太重，尤其是刺客杀手接连而至，倒不如藏在北方来得安全。

两人避开了人群，坐在船尾。

此时毛头仍对师弟临阵开溜一事无法了解，遂问道：“你真的无法对付醉鬼？”

“谁说的？醉鬼也有清醒的时候，等久了自然会有办法。”

“那你为何临阵脱逃？”

“我自有道理！”毛盾道：“其实我看得出洗媚如很喜欢那帮主，她又不肯将昔日所有的事情说清楚，这其中是否夹缠了感情问题呢？”

“重要的是，我也摄过帮主夫人的魂竟然也不见踪影。这情况就特殊了，很有可能是那帮主经过高人的指点，用什么神仙网之类的把自己和夫人套护起来了，我才汲办法找到二人。

“你想想，咱们若强行把秘密解开，不但得罪了那个高人，还破



坏了人家的感情，如此吃力不讨好之事岂可胡乱行之！”

• 毛头甚不甘心：“那黄澄澄的元宝就不要了？”

“也不是不要，只是把事情延后。”毛盾道：“咱们先明察暗访，只要探出个线索再行动也不迟。”

毛头亦觉得有理，遂问道：“真的有那高人？谁还胜得了茅山派的法术？”

“这正是我最头痛的问题，”毛盾道：“他若真能打败阴阳镜，功力一定在我之上，咱若刻意和他挤斗，定会搞得元气大伤，如此咱们的兴帮大计就要泡汤了。”

“所以我才要特别小心应付这家伙，宁可先退一步，也不愿逼得对方立即施展报复呀！”

“他会是谁？”

“不清楚，碰上再说吧！”毛盾已不愿多谈。

几天来的躲躲藏藏倒让他开始怀疑，他把毛头带出少林寺，不知是对还是错的选择，否则他也不必跟着自己逃得这么狼狈。

望着江水悠悠，毛盾也茫然了。

江面上有船只穿梭不息，他注视了一阵，忽然道：“毛头，你看！那不是翁无忌的船吗？”

毛头亦往左侧百丈远那艘幽雅的轩船望去，点头道：“好像是……”

“不是好像，根本就是了！”毛盾已看清船上那高大男子是翁无忌没错：“奇怪，这是银灯联的地盘，他怎么会把灯笼收起来？”

“船上好像有客人……”

毛盾再加以注视，翁无忌似乎在炉边起火，不知是煮酒或泡茶，随即又往轩房行去。毛盾看见了，是长发自衣的姑娘。

他不禁捉笑道：“原来在谈恋爱啊！难怪把旗杆都收起来了。”

毛头亦感兴趣地凑过来：“会是谁？漂不漂亮？他们在做什么？”

他当然是指相亲相爱的事。

“不清楚，大白天他们敢吗？”毛盾比他还兴奋：“这小子一脸猪哥相，准是有戏唱了！”

毛头把脖子伸得长长的，恨不得立即抵达窗口。

船只继续接近，却不够快，毛盾亦是伸长了脖子，想从窗中发